

风流云散

FENGLIU
YUNSAN

张仲秋◎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LI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流云散 / 张仲秋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2. 9

ISBN 978 - 7 - 5500 - 0408 - 5

I. ①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34373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 编: 330008
书 名 风流云散
作 者 张仲秋著
责任编辑 郑 骏 胡志敏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庆全新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6.00 元
ISBN 978 - 7 - 5500 - 0408 - 5
(赣版权登字: 05 - 2012 - 126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目 录

引子 /1

第一首歌：母亲 /4

第二首歌：小芳 /19

第三首歌：敢问路在何方 /34

第四首歌：窗外 /58

第五首歌：牵手分手都是爱 /71

第六首歌：家乡的小河 /93

第七首歌：狼爱上羊 /105

第八首歌：小城故事 /115

第九首歌：妻子辛苦了 /127

第十首歌：萍聚 /142

第十一首歌：念亲恩 /163

第十二首歌：朋友 /177

第十三首歌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/211

第十四首歌：为了谁 /229

第十五首歌：在希望的田野上 /247

第十六首歌：老地方的雨 /260

第十七首歌：最美不过夕阳红 /272

第十八首歌：滚滚长江东逝水 /280

后记/290

引子

元旦刚过，新年的第一场雪就纷纷扬扬地飘洒起来。这在近年来是很少见的。首先还是毛茸茸的雪粒，落到地上即刻就融化了。但慢慢地，稀稀拉拉的雪粒很快就变成了旋转而下的漫天雪花，一朵朵的，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。但地面却像个贪婪的孩子在舔噬着冰棒一样，把那些刚刚着地的雪花舔噬得干干净净，不留痕迹。只有在那远远近近的山丘树林上，才能看到霜一样若隐若现的白色。

但天气的骤变并没有影响到人们正常生活的运转。就在浏阳市明珠演艺中心的演播厅内，“往事如歌”的个人生日演唱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，和室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好像毫不相干一样。厅内亲朋好友云集，现场气氛热烈。作为湖南知青网鼎鼎有名的“往事如歌”，曾是浏阳武术界老当益壮的资深教练，集摄影、写作、绘画、小提琴等诸多才艺于一身的“老才子”，其六十寿庆的个人演唱会，不但有来自长沙株洲湘潭的一些知青网友专程助兴，本地的朋友更是悉数前来捧场。因此，偌大的一个演艺大厅里，早已是高朋满座，座无虚席了。

声光布景的舞台上，“往事如歌”身穿西服，肩披围脖，头戴礼帽，在乐队的伴奏或是伴舞的陪衬下，一曲曲声情并茂地引吭高歌。

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六十年的沧桑岁月，在这个轮回终了，而下一个轮回将始之际，他不请客不收礼不摆酒宴，却惊世骇



俗地在这个全市最著名的明珠演艺中心，别开生面地举办了这么一场个人演唱会。

还是在半年多前，被称为“标准好男人”（不打牌、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嚼槟榔）的“往事如歌”，在一次和“浏阳知青家园”的朋友们K歌时，都说他的歌唱得具有专业水平，不但音质宏亮，浑厚深沉，而且唱得轻松自如，毫不霸道，很有歌唱家的潜质。年近花甲而又别无他好的“往事如歌”，经歌友们这么一“表扬”，也觉得自己确实是气发丹田，声音高亢，舒展圆润。心想：如有名师指点，说不定也能“大器晚成”。于是，经朋友介绍，“往事如歌”就拜市文化馆的音乐老师杜鹃为师，每天到市文化馆的排练室去，跟着杜鹃老师吊嗓子练歌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强化训练，“往事如歌”的歌便唱得大有长进。平时经常在KTV一起嗨歌的朋友们，现在只要“往事如歌”几曲唱下来，都有些不敢去接那话筒了。听得多了之后，就有朋友又挑“往事如歌”的刺，说他的歌虽然唱得很好，但是普通话还不够标准，个别字唱起来还是吐词不够准确。好在“往事如歌”也是过五奔六的人了，早已没有了年轻人的那种虚荣之心。又都是朋友们的逆耳忠言，于是从善如流，就又专门请当过播音员的“北方的狼”，帮他校正普通话。经过如些这般的一番折腾之后，“往事如歌”唱歌在圈子里就有了一定的名气。

转眼间就快到“往事如歌”六十寿辰的日子了，孩子们就开始张罗“往事如歌”的六十寿庆之事。大女儿思思问父亲把寿宴订在银天还是华天？二女儿靓靓要父亲算算到底会有多少客人，好预订酒席。但“往事如歌”却给两个女儿、女婿的热情泼了一瓢冷水，他说什么客人也不请，什么酒席也不摆，要

给他做生庆寿，就帮他开一场个人演唱会！

由于语出惊人，一家人都目瞪口呆。但发现近来一段时间，父亲一直都在跟着文化馆的杜鹃老师学美声，就觉得一点也不奇怪了，于是马上就又一致同意。两个女儿、女婿更是极力支持，认为父亲寿庆不摆酒宴而开个人演唱会，这样的事情不仅很时尚很有范儿，而且不落俗套，别开生面。因此纷纷表示，全力支持父亲的这一想法，无论花多少钱，费用全部都由他们承担。就连比“往事如歌”小了十多岁的现任妻子易韵，见他这样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也和刚满十岁的女儿宝宝一样，不表示任何反对。

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思思和靓靓每人先拿出一万元，给“往事如歌”做演唱会的启动经费。“往事如歌”则找到“知青家园”的斑竹，把自己准备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想法作了汇报。于是，一帮网友就全力以赴，有的开始帮忙策划，有的帮他挑选歌曲，有的帮他排练伴舞，有的和他配合对唱。待各项准备工作都有了一点眉目后，就在网上发帖跟帖大造声势。一时间，“往事如歌”举办六十寿庆个人演唱会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在湖南知青网、浏阳“知青家园”传得沸沸扬扬。

“往事如歌”更是不敢有些许的懈怠。他对自己最后选定的十多首歌曲反复演练，一会儿是听原碟，一会儿是跟着原碟唱，一会儿又会自顾自地认真演唱起来。直到把十几首歌都抠得烂熟于心了，还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味道，生怕自己会在演唱会上砸锅筐瓢^①！

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，“往事如歌”的个人生日演唱会，终于在明珠演艺中心如期举行。

^①筐瓢：长沙地区方言。

第一首歌 母亲

FENGLIU YUNSAN

帷幕徐徐拉开。由网友“北方的狼”和“西湖一棵柳”担任主持人的演唱会正式拉开了序幕。“往事如歌”在两位主持人煽情的介绍中携夫人易韵闪亮登场。两位主持人在对“往事如歌”进行了一番简要的介绍和现场采访后，他的个人生日演唱会就正式开始了。

“往事如歌”从主持人手里接过话筒，显得有点激动地说：“尊敬的各位亲友、各位来宾：今天是我六十岁生日，非常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前来为我捧场！特别是还有来自长沙、株洲、湘潭的朋友们，不顾天寒地冻的天气，大老远的赶来，让我非常感动！在我们浏阳，曾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孩子的生日就是母亲的灾难之日。因此，在我今天生日，也是我母亲的母难日的时候，我要特地先唱一首《母亲》，以表达我对我母亲养育之恩的由衷感激。虽然我的母亲早已离开了人世，但我相信，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，一定会听得到儿子的呼唤的！”

“往事如歌”的话音还未落下，台下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



“往事如歌”的真名叫王英俊。父亲王文魁曾在国民党胡宗南部一名姓陶的团长手下当勤务兵，1949年随胡宗南部由陕甘南部向成都方向撤退，遭到解放军第一、第二野战军的围攻。在激烈的突围战中，那位陶团长不幸阵亡。王文魁则随大部队起义投诚。因是无职务的勤务人员，王文魁没有被收编改正。遣散后，只好先回到那陶团长的临时寓所，向陶团长的夫人报告了陶团长阵亡的消息。却不料陶团长的夫人在哭哭啼啼了一番后，就将王文魁一把抱住了，并且死死不肯松手。

那位陶团长的夫人，本是贵州一商贾人家的大家闺秀，名叫章雅妮。女子学校刚毕业的时候，正值豆蔻年华，又长得如花似玉。在一次宣传抗日胜利的游行中，被回家省亲的陶团长看中，于是托人找到了章府，想成就自己的婚事。章雅妮对一身戎装又长得一表人才的陶团长，也是一见钟情。虽然觉得彼此之间年龄上稍微有点差距，但那种对于军人的崇拜和敬仰之情，使她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因此，没过多久，他们就花前月下卿卿我我，然后很快就谈婚论嫁了。

没想到，抗战胜利后，国家很快就又陷入了内战。于是，章雅妮跟着陶团长四处奔波，过着那种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日子。好在陶团长的身边，一直有一位时刻不离左右的勤务兵王文魁，鞍前马后地把他们夫妇俩服侍得很是周到，这才使她多少觉得有了一种依托和安慰。加上自己的年纪也与王文魁不相

上下，因此，在王文魁跟随陶团长做勤务兵的几年时间里，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好。虽然表面上也表现出了一种尊卑有序的样子，但实际上却亲密得如同兄妹一样。

现在自己的丈夫已经阵亡了，章雅妮也就觉得自己一下子突然失去了依靠一样，对王文魁这个曾经的勤务兵顿时有了一种强烈的依赖感。于是，两人在简单地商量了一番后，就连忙收拾了一些细软，然后跟着王文魁，一路颠簸回到了原籍浏阳。

俗话说：宁作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。王文魁十八岁那年，正是中国全面抗战，国军力量损失最惨重的一年，国民党兵力严重不足，因此到处抓壮丁以扩充兵源。王文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被国民党抓壮丁而来到了部队，并在陶团长手下当了一名勤务兵。想不到跟着陶团长南征北战抗日杀敌，最后却成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部队的俘虏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陶团长阵亡后，他的遗孀章雅妮，竟会那样死死地抱着他不放。

只是这样一来，他也就什么都明白了：他们之间，或许从此注定了要厮守一生！

当时，大西南仍然处在战乱之中，贵州是肯定暂时不能回去的了。而王文魁的家乡湖南浏阳已经解放了。因此，也容不得他们多想，回浏阳成为了他们当时唯一的选择。于是，两人带着那些细软回到浏阳后，就在王文魁的老家开了一爿小店面，做起了百货南杂之类的买卖生意。

说来也是奇怪，那章雅妮做了几年的团长夫人，肚子里面始终没有一点动静。自从跟着王文魁回到了浏阳后，也只几个月的时间，章雅妮便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。虽然浏阳对她来说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，语言、生活习惯都有些不适应，但她觉得，自己跟王文魁那种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甜蜜生活，一

直使她犹如生活在蜜中一样，始终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。加上一直担心自己的生育能力是不是有问题的她，现在也开始有一个小生命在她的腹中躁动不安了，这使得她对未来的生活更是充满着无限的憧憬。

小日子安定后，章雅妮的预产期也越来越近了。发作的那天，屋外北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。屋内却是一派异常紧张的气氛。因为是头胎，加上营养又好，胎儿就特别地大。因此破了羊水之后好久了，还不见胎儿生下来。好在接生婆是个很有经验的人，她在屋里生了一盆炭火，一边忙着准备开水，铺摆婴儿衣衫，一边帮章雅妮运气助力，缓解情绪。等到章雅妮好不容易把孩子生了下来，却发现婴儿的脸憋得紫黑，没有半点哭声。那接生婆见势不妙，便抓住婴儿的一双小脚，将其头朝下倒提着，然后用力在婴儿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，那婴儿便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待断了脐带打好包后，接生婆便将婴儿送到了章雅妮的床头。

“恭喜了，少夫人，是个少爷！”接生婆满脸堆笑地说。

“辛苦你了！”章雅妮虽然显得很虚弱的样子，但那种初为人母便喜得贵子的喜悦，还是掩饰不住地写在了脸上。

“孩子生下来都会哭的，但哭出来的声音这么大，我接生几十年了，却还是头一回碰到。说不定将来少爷会是个大有出息的人呢！”接生婆一边收拾场面，一边继续与章雅妮交谈着。

“瞧您说的，要真是那样，就托您的福了！”章雅妮则一边瞅着新生的婴儿，一边解开衣襟开始给孩子喂奶。

“哪敢哪敢！是这孩子命大福大呀！”接生婆嘴里这么说着，心里却在想：要不是我及时在婴儿的屁股上拍那么一巴掌，说不定这孩子早就没气了呢！



“是吗？真有那样的福气就好了！”章雅妮对孩子出生时没有呼吸的情况，当然是一无所知的了，但她确实听到了孩子那宏亮的哭声。现在再听接生婆这么一夸奖，自然是满心欢喜的了。

由于是生头一胎，章雅妮又没有过奶孩子的经验，因此，虽然她也是在把自己的奶子往孩子的小嘴里喂，但却由于乳房筋络还没有通，加上乳头也没有完全凸起来，因此无论那婴儿吮得怎么急迫，却很少吮吸出奶水来。于是就又放声大哭起来。

“听见了吧，少夫人，这孩子的哭声好大呀！说不定将来是个歌唱家也不一定呢，你瞧他那个大嗓门！”接生婆还在一个劲地恭维着。

“真要是每天这么大嗓门地哭哭闹闹，我还会吃不消呢！”章雅妮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用力地去挤那乳房，便有洁白的乳汁喷溅出来。当她再把那乳头塞进孩子的口里时，孩子便乖乖地吮吸起来。

那孩子长得白白胖胖又结结实实，满脑壳的头发长得又黑又密。一双眼睛水汪汪的，亮得照得见人影。圆圆的脸蛋，胖乎乎的小手。样子长得十分逗人喜爱。因此，王文魁夫妇便给孩子取名为英俊。

正是新旧社会交替的时候，王文魁虽然是抓壮丁到的国民党部队，但毕竟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陶团长的勤务兵，而现在跟着他回来的这个贵州女人，认真说起来也是个太太了，因此，他们在为人处事上不敢有任何的张扬，只是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格外谨慎，除了忙些生意上的事情外，就是居家过日子。加上初为人父（母）又喜得贵子，这对他们来说，就是最大的快乐和满足了。

白天，章雅妮带着小英俊把一日三餐的事情安排得熨熨贴贴的，王文魁则在店子里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到了晚上，关上店门，两口子更是卿卿我我恩恩爱爱。因此，小英俊这边还只刚刚断奶，章雅妮那肚子就又鼓鼓囊囊起来。只几年的工夫，他们就陆陆续续地生下了两儿两女。大女取名英姿，二女取名英秀，小儿子则取名英杰。

一家人小日子正过得其乐融融的时候，县城里开始搞起了公私合营。王文魁因为是个体工商户，因此便被动员加入到了县城关镇的综合商场，并由此成了一名集体企业的职员。生意也从卖百货南杂变成了卖钉子玻璃等五金杂货。



转眼间，孩子们就一个个都长大了。长得比其他同龄孩子都显得高大的英俊，不但看上去气宇不凡，虎虎敦敦，而且在整条街上都小有名气，是个谁也怕他三分的孩子王了。又天生聪慧，见什么学什么，学什么像什么。因此总是有一些孩子围在他身边转。踩高脚（即高跷）没有人比他胆子大，也没有人踩得比他高走得比他稳。打弹弓也是出了名的准，曾创下过打五分钱的银毫子五发五中的纪录。动手能力又强，自己动手做成的车盘钓鱼杆，曾钓起过五斤多重的草鱼，在整条街上一时传为美谈。就连跟别人打架都从来没有打输过，因此常常有人跑到家里来告他的状。用大人们的话来形容他，就是乱起来像个“飞天蜈蚣”一样。

有一天，英俊从外面回到家里，看见大妹英姿正襟危坐地坐在天井的阶沿上拉二胡，便觉得很好玩，于是就想抢过来自己也拉着玩玩。

“让我也拉着试试看！”英俊就去抢那把二胡。

“不行咯，你别抢坏了呀！我也是借了人家的！”没想到却遭到了英姿的拒绝。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，大不了等我有钱了，我也去买一把回来，我也不让你拉，气死你！”英俊见大妹英姿固执不肯，就朝她做了个鬼脸，然后怏怏不乐地回屋里去了。

“你以为这拉二胡也是你那乱精鬼拉得成器的！”英姿见哥哥进屋里去了，就这么不无挖苦地说了一句。

也许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英俊便对那把二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只要是妹妹在拉琴的时候，他就会不声不响地偷偷地看，看她怎么用弓，看她怎么揉弦，显出一副非常专注的样子。而每当妹妹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会偷偷地把那把二胡找出来，然后也坐在阶沿上，学着妹妹的模样，伊伊呀呀地学着拉了起来。

就这样，只要妹妹不在，英俊就学着拉那把二胡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一天，英姿从学校回家，人还在门外边，耳朵里就听到了那熟悉的二胡声。正觉得奇怪，一看才知道，是哥哥在拉她借来的那把二胡。

“你可耻，你偷拉我的二胡！”英姿又好气又惊喜地说。

“怎么样，拉得不比你差吧？”英俊就不无得意地笑着答道。

“剽学算什么本事？”英姿仍有点不服气地说。

“有本事我们就比一比，看谁拉得好！”英俊却越发地得意起来。

“比就比，你以为谁怕了谁？”英姿也不甘示弱。

“那就请‘师傅’先来！”英俊特地把“师傅”两个字说得重一点。

“先来就先来！拉什么呢？”

“你什么最拿手就拉什么吧！”

“拉西湖调还是采茶调？”

“随你！”

英姿就摆开架势，认真地拉起了采茶调。因为练琴的时间也不是很长，加上有的地方也把握得不好，又有点紧张，因此拉得并不怎么流畅。

“你拉吧，看你到底拉得如何？”等到一曲拉完，英姿就有点泄气地把二胡递给英俊。

英俊也不谦虚推让，他接过二胡，非常淡定地坐了下来，先调试了一下琴弦，又在弓上打了点松香，然后运了运气，便一鼓作气地拉了起来。于是，满屋里便弥漫着采茶调那悠悠扬扬的琴声。直到一曲终了，英俊才意犹未尽地停下弓弦。

“还比不比？再拉拉西湖调如何？”英俊不无得意地问妹妹。

“不比了不比了，算你拉得比我好总行了吧！”英姿有点扫兴地说。

“算我拉得比你好？不比就不是角色！”英俊就又摆开了架势，然后又有板有眼地拉了一曲西湖调。拉完之后，还不得意地对着妹妹笑了笑，说：“怎么样？不会比你差到哪里去吧！”

英姿听完后，不由得在内心里佩服起哥哥来。她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勤学苦练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，结果还没有无师自通的哥哥拉得好。她只好甘拜下风了。



三

六十年代中期，为贯彻中央两个“十条”的文件精神，中央要求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，在部分县、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浏阳县作为湘潭地区的试点县，一下子来了很多口音不同的外地人。根据四清运动的内容，首先是在农村中开展“清工分，清账目，清仓库和清财物”运动，到了后期，则发展为在城乡中“清思想，清政治，清组织和清经济”运动。

王文魁作为一个国民党团长的勤务兵，现在又娶的是一个太太，自然在“清政治”的时候就过不了关。

有一天中午，英俊放学回到家里，刚一进门就吓了一跳。只见家里到处被人翻得乱七八糟的，母亲章雅妮正泪流满面地在收拾着地上凌乱的东西。

英俊大惑不解地问：“妈妈，出了什么事了？”

章雅妮表情漠然地说：“我们家里被人抄家了，你爸爸被四清小组的人抓走了，正关在文艺厅（历次阶级斗争关人的地方）里交待问题。”

英俊听妈妈这么一说，马上懵了，只觉得眼前一片茫然，愤怒、失望、害怕、孤独无助一齐涌上心来。那压抑不住的泪水，“哗”地一下从眼睛里夺眶而出，一时间望着妈妈不知所措。

“英俊，你先帮妈妈收拾一下东西，我还要做饭送给你爸爸呢，你爸爸连中饭都没有吃，就被他们抓走了。”章雅妮声音哽

咽地说。

然后，章雅妮便到厨房里去煮了二个鸡蛋，用搪瓷茶缸盛好，再在鸡蛋上面盖上一些米饭和蔬菜，就匆匆出门送饭去了。

大约半个小时后，章雅妮又哭哭啼啼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家里，而且浑身上下都是泥巴。

英俊见后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妈妈，您这是怎么啦？”

章雅妮流着泪说：“我送饭到文艺厅时，就被一个工人纠察队员拦住，他问我找谁？我说是给你爸爸送饭的。那个纠察队员一听说你父亲的名字，马上就大怒起来，并且一掌将我推倒在地。结果是饭菜撒了一地，鸡蛋也从饭筒里滚了出来。他看到滚出来的鸡蛋，马上一脚踩在上面，并恶狠狠地说：反革命分子还想吃鸡蛋，休想！你快点给我滚！”

英俊听到这里，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，他扑到母亲的怀里，母子俩便抱头痛哭起来。他知道，妈妈作为一个外地人，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，突然遭受到如此大的打击，那种心情肯定是很痛苦、很无助的。

擦完眼泪后，英俊最先想到的就是要去报仇。他课也没有去上，假也没有请，就直接来到了文艺厅。

在文艺厅门口，他发现妈妈说的那个纠察队员正好还在那里。只见他五短身材，贼眉鼠眼，满脸横肉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。但要正面去跟他较量，英俊又觉得自己可能不是他的对手，因为毕竟自己还小。而且，他现在正是得势之时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因此，他暗自在心里想：不能强攻，就用智取。他想到了用弹弓去打，虽然他对自己打弹弓的水平从来都没有怀疑过，但那样毕竟隔得太远了，他害怕那样会伤到别人。他还想到了用砖头去砸，但那就必须走得很近，那样自己又会暴露，



也不安全。左思右想之后，最后还是决定等待时机下手。

就这样不停地在文艺厅的四周左右徘徊。大约到了下午五点钟的时候，站岗的人开始交接班了，那个推章雅妮的纠察队员才交班走出文艺厅。英俊便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，寻找着下手的机会。

只见那人一直走到了轻机厂，然后直接到食堂里吃饭去了。英俊站在食堂的角落里，望着他大口地吃着饭菜，嘴里便不由自主地咽起了口水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吃中饭，而且也没有到学校去读书，心里便有些害怕起来。但想到妈妈受到的侮辱和关在文艺厅里受罪的父亲，他又变得坚强起来了。他一直等那人吃完饭后，又悄悄地跟在他后面看他回到了宿舍。不一会儿，他手拿衣服提一个桶子从宿舍走了出来，然后到锅炉房打热水到澡堂洗澡去了。

英俊一路跟踪过来，却就是找不到下手的机会，急得手都是痒的。本来想在他脱光衣服洗澡时下手，无奈厂里正值下班的时候，洗澡的人特别多，所以也就没敢轻易下手。于是只好继续耐心地等。

好不容易等那人洗完了澡，又看到他还要洗衣服。心里就开始烦躁了。好在那人洗衣服也马虎，只放了点洗衣粉，就用手去搯，搯几下就换一次水，换了两次水衣服也就洗完了。然后，把衣服晾在走廊的铁丝上，这才慢慢悠悠地走出厂子到街上去溜达。走到电影院门前时，英俊看见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票来，像是去看电影，心想机会终于来了。

电影院里经常是人满为患的地方。小小的县城里，又没有什么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场所。英俊就决定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。因为只有在这一个拥挤不堪的地方，他才最好浑水